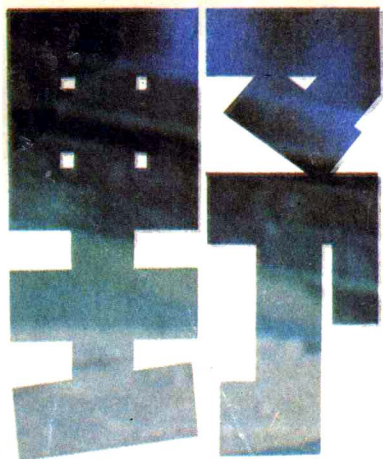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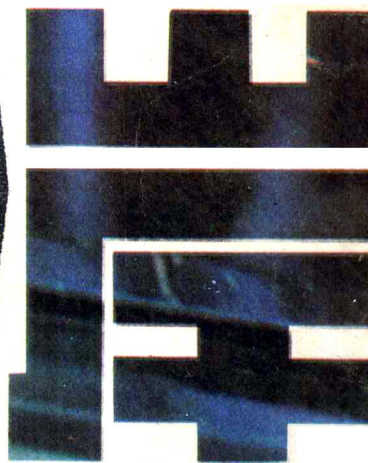


[香港] 严沁
海峡文艺出版社



YE AN



野 岸

[香港]

严沁

野 岸

〔香港〕严沁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625印张 2插页 159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80534—232—6

I·210 定价：3.15元

下班后，思曼匆匆忙忙离开公司。她约好了比她小两岁的妹妹思朗在楼下等着一齐回家。

在中环，最具爆炸性的时间是午餐和下班时间。四面八方涌出人潮，马路上人车争路，思曼觉得自己被淹没了，她不知道思朗能否找到她。

她在港大毕业三年，从行政主任升到行政经理还是今年的事。她并不是事业野心极大的女强人，只是认为女人也该工作，为社会尽一分力。

外表看来，她斯文有教养，完全不必化妆的一张素颜令人赏心悦目。衣着不大新潮也不落伍，简单且明快的浅线条就像她的个性。以她平日的作风，别人会以为她是柔顺的人，错了！碰到她倔强固执的地方，连父母都得摇头。

“思曼——”思朗从人群里钻出来，她真有本事，“对不起，来迟三分钟，刚接了一个电话。”

“叫车吧！”思曼不介意地微笑。

“不必！思奕在文华酒店门口等我们。”思朗愉快地说。她比姐姐活泼开朗些，或者因为她叫思朗吧！“他来中环开会，顺便接我们回去。”

思奕是她们大哥，在广告公司做创作主任，是个非常聪明、非常有头脑的人，三十岁。

姐妹俩快步朝文华赶去，看见思奕正在那辆宝马五二〇上面东张西望，车上还有一个人，男人。

“快上车，”思奕对妹妹们非常好，“那个看门的瞪过我好多眼了。”

姐妹连忙上车，也没看清楚坐在思奕旁边的人。

汽车朝东驶去，他们家住在赛西湖。

“思曼、思朗，我替你们介绍，我的新同事雷子樵，刚

从美国调来的。”思奕在前面说。

美国来的嘛！姐妹俩预期的呈热情爽朗的一阵招呼，谁知竟只是冷淡的一声“嗨”！连头也不回。

思朗看思曼一眼，耸耸肩，连冷冷淡淡的“嗨”也省了，只静静地看着窗户。

“子樵以前在台湾念大学，后来留学美国，在美国做事”，思奕不以为意地继续说：“是我们的新创作总监。”

这回思朗都没有出声了。总监又怎样？她们完全没有兴趣。没礼貌又骄傲的男人最讨厌。

“他在香港不熟，我约他回家晚餐。”思奕又说，“他就住怡东酒店。”

“怡东附近大把餐厅，酒楼。”思朗不客气地说。

思奕很意外地转头看她一眼，眼神颇严厉。思朗立刻不敢再说。

平日思奕十分爱护她们，是最好的大哥，思朗警惕着不能再没礼貌。

但是对这面孔也没见到的人，她们实在没有好感。

下车的时候，两姐妹匆匆抢先上楼，留下思奕陪着那个雷子樵。一会儿，他们上来了，姐妹俩各自在房里听见母亲招呼雷子樵的声音，很奇怪，那家伙居然对母亲十分礼貌恭敬。

思曼在房里听音乐，怡然自得。过了一阵，思朗敲门进来。

“来陪你，免得在客厅闷。”思朗说。

“今天没约会？你的众多男朋友失了踪？”思曼打趣。

“才星期四，明天要上班，懒得应酬他们。”思朗说，“在香港，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男人，我怕自己要变老处

女！”

“你在暗示我已经是老处女了吗？”思曼笑。

“还早呢！你才二十四岁。”思朗说：“不过我不欣赏你的论调，宁缺勿滥，把自己困死了！”

“遇不到满意的，我宁可困死自己。要面对一辈子的人哦！不满意怎么行？”思曼抓起一张报纸。

“说得也是！看看去都是批没水准的。”

“倒不是水准问题，我总不能接受些不能令我心动的男人。”思曼笑，“面对的一些人，真令我心如止水。”

“是不是我们的条件太高了？”思朗天真地问。

“我根本没有条件，既不一定要英俊潇洒，更不要求他富有，只要能令我心动。”思曼笑，“就这么简单，可是二十四年来，一个人也没有。”

“是不是我们姐妹俩感情麻木？”

“会吗？看电影时我们不也哭湿一盒纸巾吗？”

女佣人在敲门，通知她们可以吃饭了。

“运气真不好，今夜要面对着大闷人。”思朗说。

“沉默的男人总比话多来得好些。”思曼推开门。

思奕陪着他的客人子樵已和父母坐在长餐桌边。思朗看一眼，这个这么斯文，有书卷气质的男人，居然有满脸的胡子？连面貌都看不清。

这样的人是创作总监？还是跨国大广告公司呢！

思曼连看也不想看那家伙，招呼一声就低头吃饭，雷子樵骄傲，她比他更骄傲。

“我两个妹妹的名字是有来源的。思曼是正午出世，所以用‘日’字做头的曼字。思朗半夜出世，那夜月色特别好，所以用朗月的朗。”思奕说。他大概也觉得晚餐桌上太

闷了一点。

听不清楚那胡子下的嘴里讲了什么，思奕却笑起来。

“我的名字？大概爸爸想生个会下围棋的儿子好陪他下围棋，所以我叫思奕。”

思朗瞪哥哥一眼，很不满意。

思曼吃完碗中的饭，无意地抬起头，她呆愕一下，遇见的是一对深不见底的黑眼睛，眼中射出的光芒竟——竟有点嘲弄，仿佛是在说：“一对幼稚的女孩子！”那眼光端端正正地停留在她的脸上。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莫名其妙地愤怒涌上来，几乎想立刻拍枱而起。没有，她没有这么做，她的教养令她端坐着不动，以顽强的迎战视线牢牢地对着他，决不退缩。

雷子樵仿佛意外，又仿佛震惊，没想到遇到的竟是这样不惧的视线，几秒钟之后，他垂下头。

他知错了吧？方家的女孩子不是那么容易应付的。

“子樵以前在南加大时是体育健将，曾代表美国参加过一次奥运篮球赛。”思奕兴冲冲地说。

对这位新朋友，他是表现得极热烈的。

“结果得了冠军吗？”思朗不怀好意地笑。

“没有。”子樵自己回答。他的声音低沉冷峭，听到耳里很不舒服，“我们输给苏联。”

“真遗憾。如果今年参加，可能拿金牌呢！因为今年苏联退出。”思朗笑。

“是。我也这么想。”这雷子樵倒是很坦率诚实的。

看他这么回答，思朗也不好意思再讲了，人家是那么爽快地承认了失败。

“为什么不再打国家队？”思奕问。

他好像对子樵充满兴趣。

“年纪大了，我今年三十二。”子樵说。他说国语，却不难听懂，“做事之后，我已疏于练习。”

“三十二岁叫年纪大了？这是男人创业的最佳时候。”父亲不以为意。

“是。我现在的精神都在事业上。”子樵说。对长辈，他的口吻很不同，尊敬得十分自然，“这次调来东方，也是自我考验的大好机会。”

“子樵以前还是爬山好手，他曾爬过喜马拉雅山。”思奕又说，献宝一样。

“爬上去了？”思朗是有意捣蛋。

“是。”这次他不再认输，“单靠个人力量的事，我对自己很有把握。”

那意思是说，篮球在奥运输给苏联不因为他个人，而是整个队的事？这人——真骄傲。

“慢用。”思曼低着头说，转身就走到一边看电视。她还记得刚才雷子樵的挑战。这男人分明是挑战。

“喂！我有个问题，”思朗是故意的，“你的胡子，你随便的衣着，你们公司可以容许这样的总监？”

“广告公司并不是银行。”子樵冷淡地说。

“思朗——”母亲制止她，“雷先生还没有正式上班。”

“你也真老土，从事创作的人，怎可能像你在酒店做公关主任要花枝招展呢！”思奕说，“我们外套西装在公司，要见客时才套上去。你见过我穿西装上班吗？”

思朗脸也红了。思奕居然谈她老土，居然那样维护一个陌生人。

“不跟你说。”站起来，一口气走到思曼身边坐下。

思曼看看她，微笑着。

“何必为不相干的男人生气。”她低声说。

不相干的男人——思朗转头看，那雷子樵的视线竟也扫过来，仿佛在看她，也仿佛在看思曼。

思朗在办公室刚听完一个电话，她的助手来说：“二楼贵宾厅有会议，我们已经弄好了，你要不要上去看看。”

“二楼贵宾厅——啊——”思朗笑起来，是思奕工作的广告公司，“好！交给我好了，立刻上去。”

通常这样的事她都交给助手做，广告公司租酒店的地方开会而已。她有兴趣的是看看思奕在不在，或者下班时可搭他便车。

她轻轻敲门进去。

“各位好，我是方思朗，此地的公关主任——”她职业化地说着，看不见思奕。

有个男人转头，淡淡地对她打个招呼。

“嗨！”是雷子樵。

她微微皱眉，怎么她竟忘了思奕的新上司呢？

“对今天的布置满意吗？”她只想公事公办，不想和这家伙打交道。

“很好。”他永远是那种口吻，“不过我希望冷饮都摆放在里面，而且不要人服侍，免得打扰会议进行。”

“可以。”思朗招招手，一个侍者过来，她吩咐了，“还有什么指示？”

“暂时没有。”他看她一眼，“思奕今天不出席。只是我与所有客户见面。”

“不需要告诉我与我工作无关的事。”思朗故意皮笑肉

不笑地说。

他不响，对她摆明的冲撞不以为意。

思朗走出贵宾厅，自己也觉好笑，公事公办嘛！为什么还要故意激他呢？思曼说得对，不相干的男人！

不相干的男人！她边走边笑——这家伙今天穿了套西装，很少男人穿西装好看，他穿起却很帅。也许因为他高大，有着运动家的身材吧！

但那把大胡子还是不伦不类，中国人很少这么作状的，她认定了他是作状。

坐在办公桌前，不知道为什么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拿起电话打给思奕。

“喂——”

“我听出来了，是你，思朗。”思奕故意嫌烦的语气，“你忘了是上班时间吗？”

“我见到你的老板，在我这儿开会。”她笑。

“哦！是，子樵今天见大客户。”思奕说，“喂！你不要去惹他，知道吗？”

“我惹他？我吃饱撑着吗？”思朗怪叫起来，“去他那儿看看是我职责所在。”

“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思奕大笑，“子樵也不是故意冷淡你们，他天性如此。”

“他有宝，谁介意他冷淡或是热烈？”她气不过，“山猫一样。”

“我不明白，对一个陌生人你为什么那么多挑剔？那么多脾气？”思奕说。

想想，思朗也笑了。

“下班绕不绕中环？”她问。

“你该间接不接你姐妹俩。”思奕说，“我在铜锣湾上班，绕中环回赛西湖哦！”

“不接就算！”她预备挂电话。

“当然来接，”思奕却这么说，“五点一刻文华酒店门口，我等你们。”

“一言为定。”思朗放下电话，心中犹自莫名兴奋，想一阵，又拨了思曼的电话。

“哈啰！”思曼永远沉着斯文

“思曼啊！下班时请步行去文华，思奕接。”思朗说。沉默一阵，思曼才慢慢说：

“绕到中环来接我们？”

“我没有要求，他自动说。或者他要来中环办事？”思朗比较天真。

“好吧！我自己走过去。”思曼淡淡地说。

“星期五，有没有约会？”思朗笑。

“明知故问。”

“居然没有一个人来约我，”思朗叹一口气，“所以说天下最寂寞的是又能干又漂亮的女人。”

“不要自怨自叹了，你工作做完了？”

“总之我比你轻松。”思朗愉快地说，“没人约我们，我们晚上自己去看电影。”

“明天陪妈妈一起看，我不喜欢晚上出门。”思曼说。

“哎！又与电视相对无言。”思朗挂断了电话。

这么一搞，她完全没有工作的情绪了。东摸西摸，又去欢迎了一位酒店贵宾，差不多也要下班了。

才到五点一刻，她抓了皮包就跑。匆匆走在街上，忽然看见前面的背影，不是子樵？

下意识地就放慢脚步，她才不要跟他一起走。

可是——他们竟走了相同的路线，他也到文华？啊！思奕是来接他，而不是接她们姐妹的。

明白这点已经迟了，思奕已在向他挥手，思曼也平静的坐在车上。

“一点诚意都没有。”她骂思奕。

“我是顺便来接你们的，子樵现在还没有车。”思奕坦白地说，“子樵今晚请我们吃海鲜。”

思朗正想抗议，“谁希罕吃海鲜”，却被思曼的眼色止住了。她看见思曼胸有成竹似的模样，就闭口不言。

“本来还要去接爸爸、妈妈的，但他们没空。”思奕说。

“谢谢——你们赏光。”子樵用国语说。

两个女孩子都没出声，各自看着窗外，仿佛没听见他说话一样。

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有仇，一开始他们就格格不入。

“哦！替你请的广东话教师已见过了，很不错，是个年轻的女孩子，港大刚毕业。”思奕打破沉默。

“很好。”子樵简单地说。

“其实在香港大多数的地方英文都通，你也不一定要花时间去学广东话，你的工作会非常忙。”思奕说。

“我喜欢学各种不同的语言。”子樵说，“我曾在墨西哥工作一年半，也学当地土语。”

“学语言也需要一点天才。”

“下过功夫的事，总会有点成果。”子樵说。

后面的思曼眼睛一亮，但她没表示什么。“周日要不要我陪你？”思奕再问。

他完全是同事之间的一股热诚，他的个性如此，像个大孩子一样，绝对不是故意巴结之类。

“不陪女朋友？”子樵反问。

“方家的孩子都骄傲，都眼光高。”思奕笑，“尤其有两个出色的妹妹在一边，我很难找到合心意的。”

子樵淡淡一笑，摇摇头。

“我想把些旧资料拿回酒店看，等我工作上了轨道，我们钓鱼去”他说。

“你喜欢钓鱼？”思奕很意外。

子樵却不置可否地笑。

思奕带他们去香港仔。其实也不一定此地的海鲜最好，他只觉得子樵从美国来，想给他见见此地的特色。

但——子樵始终是冷冷的，淡然不动。

“喂！你们俩今天太沉默了。”思奕望着妹妹们，尤其你，思朗，平日话最多。”

“那要看对什么人。”思朗毫不客气，“不投机的人，半句都嫌多。”

“思朗——”思奕下不了台。

“她想故意为难你，”从未讲过话的思曼居然出声了，“因为——你出现得太突然。”

子樵把视线移到思曼脸上半晌，深沉的黑眸中闪动着令人难明的光芒。

“或者可说——我根本是你们兄妹之间的不速客。”子樵居然也完全听得懂广东话。

“你一直是这么冷淡，严肃？”思曼问。

就是这冷淡严肃得罪了姐妹吧？

“我——大概是。”他只这么说。而且犹豫了一阵。

“你们俩太小器了，人家天生如此。”思奕哈哈笑，“难道一见方思朗小姐就必须眼睛放光，热情如火？”

“你——小心我报复！”思朗脸红了，也展开笑脸。

虽然子樵神色不变，但桌子上的气氛好多了。

“女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儿窄，甚至包括我两个出色的妹妹。”思奕说。

“只是我，不要冤枉姐姐。”思朗说。

子樵又把视线移向思曼，这次——黑眸更深，更黑，更难懂了。

中午思朗约思曼一起午餐。

“酒店有新菜单，快来试菜。”思朗愉快地说。

“又是白吃？”思曼笑。

“我工作辛苦，有这权利为什么不用？”思朗理所当然，“你是我唯一的姐姐，有什么好事，当然第一个想到你。”

“我十二点钟过来。”

“十二点半。”思朗说，“十二点正我得笑靥如花，必恭必敬地站在酒店门边恭迎一位大人物。”

“怕我见到你虚伪的假面具？”思曼忍不住笑。

“怕你连新菜式都反呕出来。”思朗挂断电话。

思曼再次把自己埋首工作中。

她的工作压力并不重，只是工作量大，太琐碎。她不介意，她的沉稳安定和细心正是这方面的特长，她把所有的事处理的井井有条。

午餐时间差不多到了，她收拾好桌上文件，抬起头看见她的上司副总经理踱进来。

这傅尧年轻得很，三十岁不到，人倒正正派派，工作能力却不怎么灵光。思曼和他开过很多次会，很明白这人虚实。但他是太子爷，是公司董事长的儿子，所以能力也不那么重要了。

“忙完了吗？”傅尧对思曼友善得过了头，“一起午餐，好不好？”

“很抱歉，妹妹刚约了我，她酒店有新菜单，叫我过去试菜。”她的拒绝并不太婉转。

对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好感，为什么不直截了当些呢？

傅尧搓搓手，有点犹豫却硬着头皮说：

“我——能够参加你们吗？”

思曼呆愣一下，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当然——欢迎。”她只能这么答。以后还要见面呢！

“什么时候走？”傅尧大喜。

“现在去吧！”思曼暗叹。怎有如此死缠之人？

其实傅尧是一个相当体面的男人，外表、穿着都不错，气质学问也不俗，可以说是相当有条件的王老五。只是感情的事怪得很，可动心就是不动心，没道理可讲的。

步行到思朗工作的酒店也不过五分钟，思朗仍在工作，他们只能在餐厅先等着。

“思朗就是我见过的那位妹妹？”傅尧问。他很有礼貌，很有修养的人。

“我只有一个妹妹。”思曼笑。面对傅尧，她坦然大方，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听说你还有位哥哥在——”

“广告公司工作。”她接着说。

这个傅尧居然把她打听得一清二楚，看来还真是个有心

人呢！

“我听过方思奕的名字，说他是位创作奇才。”

“没有那么厉害吧！”她笑。思奕怎么变成奇才呢？香港才子何其多，“他只是努力工作，敬业乐业。”

“你也这样，大家都佩服你。”他说，视线停在她脸上，却不理直气壮。

他还是第一次追女孩子吧？

“这大人物真难侍候，皇帝一样。”

一看见傅尧她就呆了，怎么变出一个男人来。

“傅尧，你见过的，是不是？”思曼微笑。

“哦！思曼的老板。”思朗坐下来，“喂！我一直有个问题，你是不是该有个兄弟如傅舜？”

“应该是的。”对着活泼的思朗，傅尧也轻松起来。

“应该是，但有没有喽？”她追问。

“有。我弟弟叫傅舜，还在美国没回来。”他答。

“好极了，你们傅家出尧舜兄弟，我们方家出日月女侠，我们的父母都是有心人。”思朗笑。

“什么——日月女侠？”傅尧一头雾水。

思朗只好把日生曼，月生朗的情形讲一次。思曼一直不出声，只是微笑。

只要思朗在，她就把所有的发言权全让给思朗。

傅尧和思朗居然很谈得来，思曼本担心这是一餐“闷餐”，结果很出乎她意料之外。

“很谢谢你的新菜式，而且给我这么愉快的一段时间。”傅尧诚心诚意地说：“希望有机会让我作一次东。”

“那还不容易？大家都在中环工作，你来个电话就成。”思朗大方坦率。

“一言为定。”傅尧望望思曼，“我们回去了吧？”
思曼点点头，随傅尧而去。

“思朗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傅尧由衷地说。

“很多人都这么说，她很容易交朋友。”

“你们姐妹性格完全不同。”

“是，我们原本一个日，一个月。”

“但是好像性格颠倒了。”他说。

“不知道。你只看了外表。”她说。

“你说你也有活泼的一面？”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她笑。

望着她的笑容，他好像呆了一样，连话也忘了说。

“你怎么知道思奕的？”她问。

“哦！我们公司想换广告公司，有人提起思奕的那间，
他认得思奕。”

“那么，在这件事上我就不方便出声了。”她说。

“不。事实上我们已决定思奕那间，爸爸已和一位姓雷
的先生签好合约。”

雷子樵？思曼觉得这雷子樵仿佛无所不在地靠近了她们的家。

“这倒是很巧合的事。”她随口说。

“或者——是缘份？”他盯着她。

她有点窘，好在已回到公司，各自分手回办公室。

快下班的时候，思朗打电话来。

“今夜有约，不回家晚餐了。”

“去哪里？和谁？”这是当姐姐的本能，关心嘛。

“你相不相信和中午来的那位大人物约会？”思朗哈哈
笑，“去台湾晚餐然后赶回来，私家飞机。”